

天 的 朗 明

話 劇

曹 禺 著



天 的 朗 明

三幕六場話劇

曹 禺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〇 年 · 北 京

明朗的天

*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8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98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0069·484 字數 71,000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插頁 2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1959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數 10,000—15,000 冊

(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印 6000 冊)

定價(7)0.38 元

人 物 表

- 凌士湘——細菌學專家，五十多歲。
凌木蘭——凌士湘女，眼科大夫，二十多歲。
何昌荃——細菌系講師，凌士湘助手，約三十歲。
江道宗——教務長，約五十歲。
徐慕美——護理部主任，江道宗妻，四十歲。
袁仁輝——護士，江家的養女，三十歲。
陳洪友——眼科主任兼醫務主任，四十多歲。
董觀山——醫院解放後的院長，四十多歲。
孫 榮——內科大夫，五十多歲。
王曉榮——眼科大夫，三十多歲。
宋潔方——外科大夫，約五十歲。
趙樹德——老工人，五十多歲。
趙鉄生——趙樹德之子，工人，二十多歲。
莊政委——志願軍團政委，三十多歲。
劉瑪麗——美國大夫賈克遜的秘書，四十多歲。
趙王氏——趙樹德妻，患軟骨病，四十多歲。
李 亭——少先隊員。
賀 瑾——少先隊員。
老 張——工友，四十多歲。
馬副官——國民黨某軍長的副官，約四十歲。
女打字員
女技術員
護士
學生數人。

特务甲——为首的特务。

特务乙——高个子特务。

特务丙——矮个子特务。

特务丁

楊老头子——病人。

分 幕 表

第一幕

第一場

地点：燕仁医院美國大夫賈克遜办公室的外間。

時間：1948年年底。

第二場

地点：同上一場，現改为董院長的办公室。

時間：1949年國慶后的一个星期天。

第二幕

第一場

地点：凌士湘家客廳。

時間：1952年7月。

第二場

地点：江道宗家客廳。

時間：1952年7月。前一場后3天。

第三幕

第一場

地点：志願軍莊政委的病房。

時間：前一場的次日。

第二場

地点：凌士湘家客廳。

時間：前一場兩星期以后。



第一幕

第一場

这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一九四八年的末一个月里。

自从人民抗日战争結束以后，美帝国主义繼續同国民党勾結起來，想把中國变为美國的殖民地。他們傾下了决心，進行反共內战，不顧人民对和平民主的願望，撕毀了保障國內和平的協議，向全國人民寄托着最大希望的解放区發動全面的進攻。在战争期間，全國人民逐漸覺悟到，从被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蔣介石政权手里，是得不到和平、民主与獨立的。在中國共產党用了極大的努力和耐心使人民認清这一点后，大家才徹底了解必須打倒蔣介石，驅逐美帝国主义，並且完全倚靠一直正确地为和平努力的中国共產党，才能得到生存。

人民羣众的向背已經完全顯然。正义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方面。因此，从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倚賴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發動战争以后，到了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軍已經轉入反攻，首先攻晉冀魯豫战区，接着在东北和其他战場上，發起了巨大的攻势。國內革命战争形势已經变了。

这个戲开始在战争進展最迅速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遼沈战役勝利后，整个东北已經獲得解放。在南線，在徐州附近，正進行着規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几乎在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北線也在進行着解放天津的战役，並且包圍了北平。

圍城中的北平人民在反动統治的極度恐怖下和生活的極度貧困下，等待着苦痛而緊張的日子的終結。鐵路不通了，只有天空中不斷地响着飛機的馬達，空中霸王晝夜不停地載着反動的官吏、軍人、特务和他們的家屬財物，向上海、香港、台灣、美國飛去。物价一日數漲，从早到晚，街上挤購糧食的貧民排着悽慘的行列。散兵四处在搶劫，居民被迫挖牆挖壕和修飛機場。街道上不斷來往巡邏着裝甲汽車和滿身武裝的執行隊。特务在橫行，为着末日的來臨，變得更加殘暴。人民在憤怒着，日夜盼望着解放；人民在可怖的黑暗中怀着信心，勇敢地作各种准备，來欢迎黎明。但是也有些人是怀着另外一种心思的，在美帝國主義多少年文化侵略下，这些人早已和真正的中國人民脫离了关系，在他們卑鄙的思想里，藏著着不曾見過天日的污垢。另外一些人是那样地麻木，對於即將到來的新社会還沒有一點感觉。然而这些人中有專家，有高級知識分子，是我們在來日的建設中需要的人材。这个戲就是企圖講一講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这大變动的时代中如何改造思想，逐漸放下旧思想的桎梏，終於开始向新知識分子的道路上变化着。

这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系統中燕仁医学院的美國大夫賈克遜(Jackson)的辦公室的外間。

正是冬天下午四時許的光景，外面下着大雪。看得出來，在平时，屋子裡的陈設都擺得井井有条。這一兩天，在某些角落里，却堆着与賈大夫辦公室毫不相称的大小皮箱，上面貼滿了五光十色的歐美各國旅館的行李票。屋子里像是暖和的，左右兩牆边上

的暖汽管似乎都在开着。正面有一窗一門，門通着外面的甬道，甬道上來往着病人。甬道上有鋼窗，鋼窗之外，看見白楊的禿枝在灰慘慘的天空中搖動。北風挾着大雪，一陣陣打在鋼窗的玻璃上。正面門的左面，貼着牆，是一把硬梆梆的木質長椅。門的右面的一个小小的書桌，一个年青的女打字員成天守在那里的的答答地打着字。她这个角落在白天也有些昏暗，桌上总是点着鉄罩的枱灯，人一進門，就立刻被灯光吸引住，望見她身旁暗綠色的文件櫃，和在牆上掛着的賈克遜的犬像片——像片上的賈克遜是慈眉善目的。左面有一門，通着賈克遜的辦公室。左門附近是一張沉甸甸的很講究的辦公桌和圈椅，圈椅上放着一个五顏六色的靠墊，这是賈克遜的秘書刘瑪麗辦公的地方。右牆近台口有一門，門外也是甬道，甬道对面正是細菌科主任凌大夫的辦公室和他的實驗室。門旁有冷熱自來水和洗手消毒用的磁盆，門旁掛着几件白罩衣。右門前面擺着一張皮質的長沙發、一只小沙發和一个矮几，这些家具都很精緻，佔的地方不大。

尽管這間屋子里人來人往，却总不能留下來人的溫暖，人們走進來，立刻就感覺到一種陰暗逼人的冷氣，彷彿在这里只能談着病和死亡。同時，圍城的砲聲，天空中的飛機聲，和說不出的恐慌，从四面八方压上來，使人們就在这鉄打的牆壁里也感覺到炭火不可終日。

開幕時，窗外的甬道上匆忙地穿过各式各样的人——醫生、詢問地点的病人、交談着的医學生、端着器械的护士、送信和擦地板的工友們……等等。

刘瑪麗，一个四十几歲的妇人，由賈克遜的辦公室走出。她是賈克遜的親信，到过美國，能替賈克遜起稿，安排事務，很幹練，可以替他解决一些他自己不便於出面的問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速記打字員，虽然有时也做一些这类的事情。她又干又瘦，臉上抹着脂粉，頭髮剪的短短的。她烟癮很大，总是用一支短烟嘴。

这时她拿着一叠文件。

刘瑪丽 (对女打字員) Jenny, 馬上把这份东西打出来, 下午要用。

女打字員 (接过文件去) O. K.!

刘瑪丽 (想打电话, 見女打字員在場, 於是取了一个信封寫几个字, 交給她) Jenny, 你先把这封信送一下, 那份东西叫 Nancy 替你打。

女打字員 O. K.! (接信, 走下。)

刘瑪丽 (打电话) 喂, 你美國領事館嗎? 我是燕仁医院 Dr. Jackson 办公室。……是啊, 就是我。你好嗎? ……我? 倒霉透了! 我一夜沒睡好, 听了一夜的砲。末日要到了! ……我們正在开緊急會議。Dr. Jackson 要你告訴 James 止校, 這兩天的时局簡报还没收到。赶快送來吧, 老头子要發脾气了。好, 再見。

护士敲門。

刘瑪丽 Come in! ①

护士進來, 刘瑪丽望一望护士送來的本子, 簽了一个字,

护士走出去。

刘瑪丽 (换一个电话又打) 要廚房。我賈大夫办公室。送九份茶点來, 現在就要, 賈大夫要一杯牛奶。

尤曉峯由通甬道門上。他約有三十三歲, 是眼科的青年主治大夫, 眼科主任陈洪友手下得力大夫之一。此人精明圓滑,

① Come in——英語, 意思是“請進”。

好开庸俗的玩笑。但他确有些技术，在未进这个医院以前，他开药十分得法。他进这个医院很费了心思，目的是为了更远的“前途”——想得到美国大夫贾克逊的赏识，可以赴美“镀金”。然而他不是这个医院的正統畢業生，所以也受所謂正統派的，更为贾克逊赏识的医生們的排挤。

他是一个矮个子，脸上白里透红，十分光滑，鼻下有一撮黑黑的小髭鬚。如果不穿着一套剪裁得十分美国味道的西装，他会随时被誤認為是日本人。他帶着一付學者味道的眼鏡，但这付眼鏡並不能改变他給人們那种庸俗与滑稽的印象。他总是很得意，好說話，总觉得自己比別人聰明，会打趣。他很喜欢为別人“服务”，好拉些閒事情，忙个不完。所以他又是被有些人喜欢的一个人。

他匆匆走上來，放大衣在長椅上，神色有些慌張。

尤曉峯 (熟稔地) Hello, ① Mary!

刘瑪丽 (淡淡地) Hello, 尤大夫。

尤曉峯 我剛从外边回來。里边有什么消息沒有？我們这个医学院还办不办？

刘瑪丽 不知道。

尤曉峯 你听，砲声越來越近了。情形很不好，医院都空了，一發薪，都出去搶購去了。市場上乱得一塌糊塗，有东西就搶購，黃的、白的一齐漲！（举起一卷美鈔）美鈔！我剛剛換的。你要換嗎？我可以替你服务。

刘瑪丽 我跟你們不一样，我拿的就是美金。

① Hello——英語，意思是“喂！”

徐慕美上。她是江道宗教務長的妻子，醫院護理部主任。她四十出頭，仍生得丰满好看，穿著雪白的高級護士制服，上面披著紫紅色短披風，派頭十足。她原是一個買办家庭的小姐，一直在美國教會辦的中學、大學受的教育。她原先打算學醫，但是終於為了自己認為是走近路的打算——想很快地爬上醫護界的首腦地位——選擇了到燕仁醫學院學護理的前途。她心目中很少看得起一般的醫生，認為自己知道得很多，但心里又有些看不起自己這個職業。她相當笨，但總覺得自己很聰明，好表現自己的“幹練”、“俏皮”，但時常被她內心崇拜的丈夫所奚落。她在醫院的地位實際上是靠賈克遜和她的丈夫所支持。

徐慕美（一進門）你們听！飛機又在頭上轉了。

刘瑪麗 南京來的。

尤曉峯（湊熱鬧）空投呢！投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

刘瑪麗 徐主任，找賈大夫吧？他在開會。

徐慕美 你們看！（把挾著的一本精裝的書遞給刘瑪麗，炫耀地）好嗎？

刘瑪麗（接過來欣賞著）Beautiful①！太好看了。

尤曉峯 好看極了！

徐慕美 我設計的。

刘瑪麗（唸）“賈——克——遜——大夫”……（讀不下去，指著）這是什麼？（笑）我的中文真壞。

尤曉峯（搶著讀）“賈克遜大夫論文集”，“紀念賈克遜大夫來華辦學二十五週年”。

刘瑪麗（恍然）啊，原來是這麼回事！封面用中文，他一定

① Beautiful——英語，意思是“美麗”。

会喜欢的。(翻开) 还有他的像片! 哦, 就用的是這張。

三人都走到牆边賈克遜的像片前欣賞。

尤曉峯 風度多好!

徐慕美 (得意地) 他自己最喜欢這張了。

刘瑪丽 (意在言外) 你对老头子当然最了解了。

尤曉峯嘻嘻地笑了一声。

徐慕美 (瞪尤曉峯一眼, 轉对刘瑪丽) 可惜紀念会取消了。

尤曉峯 誰也沒想到共產党会來得这么快, 城已經圍上了。

刘瑪丽 这有什么关系? 他們打進了北平城, 我倒要看看, 他們能不能打進美國人办的医院。

尤曉峯 再見, 我还有病人。Mary, 有消息請告訴我一聲。

尤曉峯走到門口, 正好門被走進來的袁仁輝所打开, 尤曉峯昂然走出。

袁仁輝是江道宗和徐慕美的养女, 二十歲的时候从一个美國人办的孤兒院中領回來的。她一直住在江家, 什么事情都做, 什么气也都受过。后来, 江道宗答应她到一个护士学校去念了兩年書, 現在在燕仁医院做一个职位最低的护士。她有卅一二歲, 生着一个方方的臉, 扁鼻子, 面色黃黃的, 有些雀斑。她老实, 小心, 不大說話, 完全沒有这个医院正規的护士小姐們的派头。

袁仁輝 (提着一个裝滿了东西的籃子走進來, 对徐慕美) 媽咪^①, 您

① 媽咪——袁仁輝是江道宗夫人的养女, 他們照例使养女叫他們为媽咪(媽)和 Daddy (爹), 用的是英文称呼。

在這兒！您要的東西都買到了。

徐慕美（皺起眉頭，厭煩地）誰叫你到這兒來的？

袁仁輝無語。

徐慕美 护士衣服也不換！

袁仁輝把头低下。

劉瑪麗（看看袁仁輝的臉色）你要聽你媽咪的話。你媽咪从孤兒院救了你，你要知道感激。

袁仁輝（取出鈔票）給您換的美金，九十八塊五。

徐慕美（收下美金，眼快地）那是什麼？我一猜你就是買了大頭了！（對劉瑪麗，彷彿袁仁輝是一個沒有生命的东西那樣隨便評論着）你看她笨哪，她倒懂得替自己換大頭。你看，兩塊錢！

何昌荃由外上。他是醫學院細菌科的助教，畢業不久，是細菌科主任凌士湘大夫的得意學生，二十七歲。从表面上看，他像是旧社會所謂品學兼優的人。說話不多，勤勤懇懇，彷彿成天鑽在實驗室或圖書館里，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似的。實際上在入這個醫院以前，他傾参加了進步的學生運動，受了革命的教育，是一個相當沉着和有熱情的人。在醫學院的進步青年們中間，他有一定的威信，但不知為什麼總不常提他的名字，彷彿故意掩护着他似的。他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加入了地下黨，在圍城期中最緊張的時候，是地下組織中一個小的領導者。

他是江道宗教務長的外甥。他有一付寬寬的眉毛，沉靜的眼神，現在他穿着實驗用的白單衣，安靜地走進來。

何昌荃（對徐慕美）舅母。

徐慕美 昌荃，你來了。（對袁仁輝）外頭什麼樣啦？

袁仁輝 街上亂極了，尽是兵，鉄甲車到處轉。（停住。）

徐慕美 說呀！

袁仁輝 糧食店都叫人搶了。新街口槍斃了兩個人，說是共產黨。

徐慕美 共產黨要來了，該你們过好日子了。（轉向何昌荃，存心令人不快地）是不是啊，昌荃？

何昌荃 （對劉瑪麗）劉小姐，我找江教務長。

劉瑪麗下。

徐慕美 （一邊翻着袁仁輝的手提包，一邊挑剔着）誰叫你買這種雪茄？你買錯了！你給 Daddy^① 買的咖啡豆呢？

袁仁輝拿出一包，遞給徐慕美。

徐慕美 （一聞）不對！這是假的！（還給她。）

袁仁輝沒接好，包落在地下，咖啡豆洒出一些來。

徐慕美 真笨！白在我家養了這麼大，就會吃飯，一頓三碗。

袁仁輝低下頭去收拾，落下眼淚來。

何昌荃 （冷冷地）袁姐沒白吃你們的，你們要用老媽子還得給工錢呢。（低頭幫袁仁輝收拾。）

江道宗和劉瑪麗上。江道宗是醫學院的教務長，四十六歲。

在這個醫學院里，大約除了賈克遜以外，最有勢力的人就是他了，因為校長和院長都是有名無實的，賈克遜和他故意請一些他們認為是好好先生的來充任，做招牌。他溫文有禮，但是又陰氣森森，如果和他處久了，就會感覺到在他斯文的談吐和言笑里面，總是有一種不可測的、不能使人相信的心機。他在洋人的圈子里很紅，會拍洋人馬屁，為他們着想，但表面上冠冕堂皇，一絲

① Daddy——英語，意思是“父親”。

也不令人看得出來。他說話尖刻而聰明，有時又“熱情”而“爽快”，對他的主子並不低聲下氣，時常倒是故意離着賈克遜遠遠的。他籠絡着一羣他所認為可以做嚮嘯的大夫們。對於凌士淵他保持着“謙恭下士”的態度，口口聲聲稱呼他是老前輩，實際上他是誰也不佩服，他覺得他的前途是無限的。

他的出身是一個沒落世家的子弟，家境很窮，他小時便很乖巧玲瓏，在學堂裏遇見徐慕美，費了很大的心機才把這個買辦的閨小姐弄到手。他是得過他有钱的丈人的好處的。他有些學問，在美國得過兩個博士的头銜。但自從多年以前受了賈克遜的賞識以後，和他所認為的美國有力量的人做了朋友，當了這實際上比院長還高得多的教務長，他漸漸對政治的興趣濃厚起來，覺得人應該有“抱負”，有“雄心”，對於學術也不甚鑽研了。這個人英文不錯，還會兩句舊詩，自己覺得很風雅很博學，高人一等，待人接物總要使人覺得他有教養。

他身材適中，面貌白淨，眉毛淡得幾乎看不出。一對細細的小眼睛，看起來就不肯放過，閃着閃着，像是要把一切都吸進去的样子。他非常愛惜自己的“丰采”，穿着一身毛質的瀟灑的長袍，一塵不染，里面是筆挺的西裝褲，皮鞋頭是尖的，擦得晶亮。他是有驚人的潔癖的。

江道宗（看見何昌荃、袁仁輝在收拾東西）怎麼啦？

徐慕美 沒什麼，咖啡豆洒了。

何昌荃 舅舅。（轉身對袁仁輝）袁姐，謝謝你昨天到病房來看我，我睡着了。你給我的水果我都吃了。

袁仁輝（溫和地）你還應該多休養兩天，你看你瘦多了。

袁仁輝提着籃子走出去。

徐慕美（對江道宗，嘲笑地）我們這個外甥頂“正義”了，從小就这么“普羅”。

老張端着茶點從中門上。

老張 可以進去嗎？

江道宗 (對徐慕美) 你有事嗎？現在裡面休息了。

劉瑪麗 (對老張) 去吧。

徐慕美 休息了？(搶在老張前面走進內室。)

老張端着盤子跟下。

何昌荃 我們細菌系沒有田鼠了，凌大夫很着急。

江道宗 我知道。

何昌荃 他今天一整天沒在實驗室，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江道宗 (微感驚奇) 哦？他到哪兒去了？

何昌荃 不知道，說是找田鼠去了。(焦急地) 外面很亂，他

脾氣又倔……我認為醫學院不該讓他這樣的學者
為這種事情操心！

江道宗 (長輩的口氣) 你很愛護你的老師，這很好。我也是

在想办法。怎麼樣，你的盲腸炎完全好了？

何昌荃 好了。

江道宗 那好極了。今天晚上到我家里來吃飯吧！(和藹

地) 這兩天時局很緊張，我很想跟你多談談。

何昌荃 好吧。

凌士湘 大夫由中門上。凌大夫是細菌系的主任，五十九歲，是一個老美國留學生。他的出身可能是一個舊的書香世家。他考進清末的理工一類的學校，終於決定學醫，當時多少是為了科學救國，和一些有志之士想把泰西的科學傳進來。他有一些人道主義的思想，多少年來認為醫學是救人的。他在美國也吃過

多苦头，半工半讀，靠自己的努力学了一些东西。他很自信，脾氣倔強、耿直，但做起事情來有時顯得很迂，也有通常一般學者的那種心不在焉的神氣。一般來說，他為人是十分熱情的，不過不大容易看得出來；靠近他的朋友都認為他誠實、忠厚、可靠，但是鑽牛角尖，難以說服。在學生中他有很高的威信，美國人賈克遜也倚重他，利用他，因為他在細菌學方面確有成就。

回國以後，他沒有開過藥，雖然他的醫學學問並不壞。他一直在教書，在幾個大的醫學院都授過課，最後來到此地，工作了將近十年。他妻子死得很早，只有一個女兒，叫凌木蘭，現在眼科讀書。

他的面貌看不出像個學者，只有跟他常在一處的人才看得出他內在的風度。乍一看，他倒有些土頭土腦，像一個兩地來的不出名的中學教員。他的面色有些灰暗，兩鬢已經斑白，短短的头髮，稀稀地蓋着他的大腦袋。他的眉毛很濃，有兩三根突出來的灰眉毛蓋在眼角上。在他愉快的时候，他的眼神露出談諧的閃光，但大部份時間他是顯不出光彩的。他个子高大，嘴脣厚厚的，粗糙的面孔上有几道深深的皺紋，偶尔笑起來很慈祥，甚至於动人；但是在憤怒的時候，他的神色是異常嚇人的。通常的時候他走路是比較慢的，總像在思索着什麼，不認識他的人，往往會以為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頭子。

他穿着一身旧西裝，有些單薄，拿着一件磨光了的黑呢大衣和一頂旧呢帽。

何昌荃 凌大夫，你可回來了！你到哪兒去了？大家真着急了，你这么晚才回來！

凌士湘（對何昌荃，不滿意地）你又到這兒來了！我昨天還囑咐你好好養病，可是你今天乘我出門，又跑去做實驗了！你去幹什麼？